

革命
逸史

孫眉公事畧

馮自由

孫德彰，原名眉，字壽屏，廣東香山縣翠亨鄉人，孫總理（以下簡稱總理）之長兄也。居檀香山時，中外人士皆稱之曰阿眉，鮮有知其名德彰者。眉公二字，則於丁未年（一九〇七）自檀香山歸國後，同志以其年高德劭，始尊稱之。父名達成，早歲業農，娶同邑隔田鄉楊氏女爲室，閱十載而生德彰。德彰幼聰敏好動，讀書鄉塾時，性頗強悍不羈。稍長，達成公以鄉人多赴夏威夷羣島營工商業，楊夫人之弟文納適由檀島返粵，乃使德彰從其舅赴檀謀生，藉諧世故。時夏威夷尙隸屬西班牙治下，爲土人君主制，各島之農工墾植貿易事業，大部由中日二國人經營之。德彰至檀，初爲鄉人傭作，旋以舅氏楊文納之助，自向當地政府領地開墾。數年後更租得茂宜島荒地千數百畝，廣事畜牧墾植，又在茄荷雷埠設一商肆，爲銷售農牧出產品機關，因而漸致富厚。丁丑年（一八七七）夏威夷政府以德彰經營農牧，成效卓著，特許以多招華人來檀，大興墾務之權利。德彰遂於回粵娶婦之便，在翠亨鄉招徠鄉人赴檀工作，一時應者甚衆，同時更租一大帆船，載此項移民數百人以往，在檀之老華僑莫不驚其魄力之偉大焉。次年戊寅（一八七八）德彰以所業日進，乃函請達成公挈楊太夫人及幼弟赴檀就養，達成公無意遠遊，祇命總理隨楊太夫人前往，時總理年僅十三而已。德彰初命總理在茄荷雷埠商肆習實選術，旋知總理有志求學，乃遣赴檀山正埠教會學校習英文。癸未年（一八八三）總理以受基督教薰陶多載，漸篤信教義，毅然受洗禮。德彰聞之，恐總理日趨洋化，遂使回粵專攻國學，以補不足，且分授財產一部以策勵之。總理回粵後，與邑人陸皓東同致力國學，日有進益；尤於鄉人迷信偶像事，攻擊不遺餘力。某日，鄉中北帝廟及天后廟之偶像先後被毀，鄉人指爲總理及皓東所爲，羣

向達成公責難，達成公乃遣總理至香港就學以避之。德彰得父書，遂召總理赴檀免禍，并令退還所給財產以示懲戒，總理無異言。居久之，以屈處茄荷雷小肆，其志不伸，遂自赴檀山正埠，擬取道歸國，德彰親往慰留，且以不給旅費難之。總理乃求助于授業師美教士芙蘭諦文，美教士慨然贈以美金三百，總理始獲成行。既而德彰深悔督責總理過嚴，即以鉅資寄達成公助總理向學。戊子年（一八八八）春達成公病故，德彰於數月前聞父病重，已回粵奉侍湯藥，至是對於總理愛護備至，凡總理所需學資，均允源源供給，故總理在粵港肄業醫學多年，用度寬裕，皆德彰所給予者也。

癸巳年（一八九三）夏威夷羣島土人大舉革命，土王拒戰不利，被逼退位，遂改君主制爲共和。德彰往日思想頑固，側重保守，至是耳濡目染，心理爲之一變，每聞鄉人自祖國來，報告總理時作歌頌太平天國及反清復國言論，咸不以爲異。戚族中有恫以抄滅家族等辭，促其勸阻總理行動者，概一笑置之。甲午（一八九四）中日開戰，清軍連戰俱敗，總理以國勢阽危，非傾覆異族政府，改組民主政治，不足以圖匡救，遂於是年秋冬間赴夏威夷，向舊日親友募集義款，企圖大舉。抵檀後先蒞茂宜牧場就商于乃兄，德彰嘉其志大言大，首贊成之，且劃撥財產一部爲助，復致書檀山正埠親友爲總理先容。於是正埠有志僑商何寬、鄧蔭南、李昌、鄭金、鄭照、李祿、劉壽、劉祥、程蔚南、黃亮、鍾木賢、曹采、劉卓、陳南、許直臣、宋居仁諸人，遂先後加入總理所倡設之興中會，並募得義捐數萬元。總理得款後，乃於是年十二月歸香港大舉進行，旅檀同志鄧蔭南、陳南、宋居仁等亦先後回國參預義舉，德彰大有力焉。乙未（一八九五）九月，廣州第一次革命之雄圖，既以事前失

敗。總理初亡命日本，組織橫濱興中會。旋赴檀島晤德彰商再舉計畫，德彰慰勉有加，且屬勿緩初志。未幾楊太夫人偕總理盧夫人及其子科亦由鄉人陸文燦護送至檀，均居茂宜牧場。德彰語總理，謂在檀同志新遭失敗，人懷懊喪，籌款宜徐圖機會，此時應先向他處發展，乃易為力。總理深以為然，因有美洲及英國之行。至丙申年（一八九六）九月，總理遂有被囚倫敦清使館之一幕。

己亥年（一八九九）總理以康徒梁啓超、韓文舉、歐渠甲等漸贊成革命，往還頗密，因有聯合組織黨之舉。事為康有為所知，立派門人葉覺邁攜款赴日本，勒令啓超即赴檀島開辦保皇會。啓超不得已遵命赴檀，瀕行約總理共商國事，矢言合作到底，以檀島為興中會發源地，力托總理為介紹同志，總理坦然不疑，乃作書為介紹于德彰及諸友。是歲十一月啓超抵檀，持總理介紹書見僑商李昌、鄭金、何寬、卓海諸人，備受歡迎。旋赴茂宜島訪德彰及其戚屬楊文納、譚允等，德彰招待優渥，且令其子阿昌同執弟子禮，復導啓超乘馬遍遊牧場，經日始畢。啓超驚其規模之偉大，撫德彰背曰：人稱君為茂宜王，今乃知為名不虛傳。德彰聞之大樂。啓超乘便漸以組織保皇會之說進，謂名為保皇，實則革命，與令弟之宗旨實殊途同歸。德彰人素癡直，且誤為預得總理同意，遂允竭力助其成事。故在檀舊興中會員李昌、黃亮、鍾木賢等亦同入彀中，前後捐助漢口起事軍餉逾華銀十萬元，德彰更令其子阿昌隨啓超至日負笈于康徒所設之大同學校。總理在日聞之，乃馳書責啓超失信背義，並勸德彰及諸友勿為所惑。然在德彰及在檀興中會員受毒已深，久未覺悟，其後孫昌至日留學雖由總理代管學費，然仍申父命，與檀僑子弟羅昌（羅登桂之子）何望（何蕙珍女士之弟）梁文賢（梁蔭南之弟）等同肄業東京大同學校，總理亦不能禁之也。時啓超前後有多函致德彰備陳籌款保皇各事，茲擇錄二通如次：（原函現由馮自由保藏）

【其一】孫眉仁兄同志閣下：拜別以來，忽經旬日，每念

厚誼，未嘗或忘。近日北京事益急，各國西報日揚言必當救皇上廢西后而唐山來書，預備既足，亦指日啟事，此誠今日最大機會也。弟因現時外交之事甚要，欲急往美，本擬十月搭阿士梯耶前往，因太急不能得船位，而昨日多力船來，接有香港新嘉坡兩電，皆催弟即刻回唐，又別有一電催會項也。弟尚未定行止，然弟意究以往美為要，因唐山事有弟不為多，無弟不為少，美國則惟弟就近前往乃可也。故現時仍往美為多。阿昌隨行之議既決，望閣下即遣其尅日前來大埠，以便同往，弟約在二十號之船必啟行矣。今日得接德初兄來書，內附閣下所惠隆儀五十元，謝謝！閣下前為公事，既已如此出力，復多所餽贈，於弟誠不敢當也。本月四號大埠本會請酒，集者百三十餘人，道咸值理數名皆到，是日共加捐六千餘金，今日鍾木賢黃亮又各加捐三千元。（四號之會兩位已各加捐千元）可謂踴躍之至。人心如此，大事何患不成！望告各同志即將會款迅速收集，急需匯歸，以應急需，是所切盼。此請義安！太夫人尊前望代弟請安！楊文納兄譚允兄處望代傳電問候。弟啓超頓首。七月七號。

【其二】孫眉仁兄同志：阿昌到埠得接手書，欣悉一切。弟本擬搭二十號之船往金山，乃於本日唐山金山船同時到埠，接有新嘉坡電文兩封，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，皆催弟即日歸國辦事，不可少延貽誤。弟看此情形，必是起義在即，有用着弟之處，再四籌度，不能不改而東歸，決于明日搭日本丸東返矣。弟此行歸去，必見逸仙，隨機應變，務求其合，不令其分，弟自問必能做到也。至弟既東行，行蹤無定，所有阿昌相隨之議，似可作罷論。蓋東方無甚可開見識之事，而阿昌現當就學之年，似仍當令其入書館，勝于東歸也。此子循良，弟甚愛之，望其勉學成就，他日共事之日正長也。至於令姪各同志捐項，仍望趕收趕匯，因唐山急催弟歸，其事機之急可知，其需款之急

更可知矣。匆匆手此告別，即頌義安！楊納譚允諸兄望打鋼線代弟問好告別。弟啓超頓首。七月十七日。

夏威夷羣島自戊戌年（一八九八）已合併于美國，美取保護制度，置總督一員治理之。己亥年秋冬間，檀島疫癘盛行，當地政府乃火焚疫癘區，以杜傳染，居民多被驅逐市外。華僑以財產損失不貲，咸怨恨祖國政府之保護不力。啓超至檀時，距火焚華埠事未遠，聞者惑於擁護清帝變法維新，足以保護海外僑民權利之說，以爲起兵勤王一途，實較革命排滿爲事半功倍；故於啓超之倡設保皇會，多踴躍參加，而舊與中會員尤稱得力，德彰亦其中之一人也。又庚子（一九零零）後，康梁師徒斂財之真相，逐漸暴露，信用日見消失，於是在檀之舊與中會員，多深悔前誤，頗有以總理前此介紹非人爲辭者。阿昌在日本一年，德彰即召之回檀，旋遣赴美國加省習醫。癸卯年（一九〇四）秋總理自日重蒞檀島，時保皇會勢力已漸衰弱，其黨新中國報對總理所主張大肆排擊，總理乃假舊中與會員程蔚南所設檀山新報，親撰論文以駁斥之，革命黨勢因之復振。旋往茂宜島與家人團聚，舊時親友以總理深諳醫術，每有疾病，輒就之求診，總理初以此道荒疏爲辭却之。德彰謂既是醫生，毋庸固執；總理遵命行之，就診者莫不著手回春，衆咸驚爲神奇。其母楊太夫人語總理曰：革命目的在救人，行醫目的亦在救人，等是救人，何必東奔西跑，自尋煩惱？德彰曰：行醫祇能救少數人，革命則能救多數人，吾弟奔走革命多年，自應始終一貫，豈可輕易變更，前功盡棄。聞者咸奉爲至言。然德彰是時之經濟狀況，已大不若前此之豐裕，蓋美國治檀後，對於各島農牧租地條例施以種種限制，茂宜牧場收入遠不如前，故總理于是冬美國之行，德彰不能多所供應。瀕行除給予少數川資外，另賜龍涎香一枝，備旅途不時之需。次年總理至紐約時，嘗以龍涎香求售濟急，卽此物也。又德彰與舅氏楊文納均以總理從事革命有年，仍未加入最老革命團體之洪門爲憾事，力勸總理從速入闈拜盟，以加強革命同志之合作，總理欣然從之。

卽憑洪門叔父鍾水養之紹介，加入檀島之致公堂爲會員。及抵舊金山，保皇黨徒竟勾結美國關員阻其登岸，賴舊金山致公總堂幹事黃三德唐瓊昌等仗義代延律師向美政府抗爭，始獲安然入境。事後人咸佩德彰文納之有先見之明焉。

甲辰乙巳間（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），夏威夷政府改訂租地年限條例，依新章於舊租地者極爲不利。德彰乃延律師抗爭，此案至丁未年（一九〇七）春始由法院判決，舊租地者敗訴，德彰以是損失不貲。茂宜牧場同時須歸還政府，德彰不得已於是年秋偕老友楊德初歸香港。初寓中國報社，由馮自由招待一切。旋赴越南河內與總理籌商善後方法。時總理方經營欽廉及鎮南關軍事，需款孔殷，故不能爲乃兄之助，德彰遂決意將夏威夷數十年經營之事業全部收束，且迎旅檀眷屬移香港九龍城，稅屋以居，楊太夫人及總理盧夫人等與焉。時陳少白已以數年協助富商陳廣如楊西巖等反對粵漢鐵路官辦之故，獲得酬勞費九千元。卽用此款購置九龍牛池灣荒地十數畝，經營別墅，（事詳大風廿七期革命逸史）所剩餘地甚廣。及遇德彰乃欲售與餘地之半爲開闢農場之需，許其俟結束在檀餘產之資匯到，然後償付地價，德彰甚德之。遂與楊德初及其鄉人等營建廬舍，及從事種植果菜飼養鷄豚等工作。雖土木縫紉介瑣事，亦多躬自爲之。蓋其多才多藝，勤儉耐勞，自初蒞檀時已然耳。未幾德彰得檀友訊，知餘產所得僅足清付訟費，大爲失望。少白聞之，仍重申前約。德彰呵之曰：君辦理中國日報時，吾得舍弟信會匯款助君多次，今君乃忍以淺淺之數相逼耶？言時聲色俱厲。少白氣爲之懾。退而語陳景華馮自由曰：弟是華盛頓，兄是拿破崙；華盛頓，可容易商量，拿破崙則真無法應付耳。由是雙方感情日劣，經馮自由周旋其間，事乃寢息。

己酉年（一九零九）冬同盟會運動廣州新軍反正，將次成熟，決意在粵大舉。時擔任製造青天白日之革命旗幟者有二處，一在香港灣仔東海旁街七十六號四樓馮寓，李自平陳淑子盧桂屏諸女士任之。一在牛池灣德彰農場，德彰及楊錫初等任之。

事為隣居陳少白所聞，慮因此惹起當地警吏干涉，牽累地產所有主，乃再三向德彰警告制止。德彰大憤，遂將布料縫車等件，盡移至馮宅合力縫製，數日內成三色旗百餘幅，是即庚戌年（一九一〇）倪映典率廣州新軍起義一役所用之旗幟也。經此役後，德彰在九龍一帶，漸與秘密會黨交結。辛亥年（一九一一）春更大開門戶，廣事招徠，從者日衆，當地政府乃下令使之離境。於是德彰遂以農場還諸少白，自與楊德初赴廣州灣，易名黃鎮東，以廣州灣三泰利號為通信處。嘗致函加拿大雲高華埠大漢日報馮自由求助，馮以小款濟之。德彰居廣州灣時仍宣傳革命，大招黨人，高雷土人入會者，踵趾相接。至是歲九月粵省光復，始返國。

辛亥廣州光復之後，胡漢民陳炯明迭任都督，一部同盟會員及華僑之不憚于胡陳者，乃有恢復舊興中會之議，羣擁德彰為首領，以與軍政當局相抗衡。德彰忠厚性成，頗為所用。實則辛亥以前舊興中會員之參預其事者，殆無一人，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。民元南京政府成立，陳炯明屢言辭都督職，於是粵省黨人軍人及各社團各自選舉都督，電請孫大總統委任，中以舉德彰者為最多。南京總統府收受此項電文，前後凡百數十通。孫大總統乃電復粵各界，解釋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：謂愛之適足以害之，辭極剴切，衆乃無言。未幾，德彰自粵赴甯，擬向孫大總統，面陳粵政得失，從者有失意軍人黃士龍等數十人。及抵南京，乃痛言讓位袁世凱之失策，并指摘粵省胡陳二督施政之誤謬，對於胡漢民尤責難有加。孫大總統惟力勸其從此勿預政事，息影林泉，以娛暮景而已。癸丑秋各省討袁軍既敗挫，總理亡命東瀛，德彰亦自鄉移居澳門。自是惓惓國是，鬱鬱不樂。民國四年以病卒于澳門旅次。遺一子，即阿昌，號振興，於民國六年總理率海軍南下護法後數月，在黃埔海面為海軍所誤殺。

興中會前半期之革命同志補遺

馮自由

許直臣 廣東香山 檀香山教育家 興中會 甲午

（一八九五）

原名許翥，少赴檀香山營商，與鄭金等同入興中會，因與孫總理李金鄭金程蔚南四人同拍一照，為駐檀清領事所得，移文粵吏向香山本籍查究，乃易名鰲辰。其後為程蔚南延充隆記新報主筆，復創設華文學校，設教二十餘年，該處華僑子弟多出其門，十年前回粵，先後任花縣中山等縣縣長。

王熾、王進、以上二王與黎民占同屬南斐洲尊尼士堡埠華僑，廣東番禺籍，興中會丙申（一八九七）興中會會員。乙未重陽日廣州一役失敗後，楊衢雲避地南斐洲，在其地創立興中會，二王與黎民占霍汝丁等同時加盟，王進黎民占二人且于丁酉年（一八九九）隨衢雲歸國參加義舉。

陳妹、何熾、馬子方、馬康、何盛、江均、以上六人，均廣東順德籍，南斐洲尊尼士堡埠華僑，丙申興中會會員，與黎民占等同入興中會，曾與楊衢雲攝影存記。該照已載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。

何禱、梁伯佳、以上二人，係南斐洲彼得馬尼士堡華僑，順德籍，丙申興中會會員。丙申楊衢雲遊該埠時同倡設興中會，亦曾攝影存記，同時攝影者尚有數人，姓名待查。